

历史名人

吉人天相 闽域青天

——黄岩双桂巷“朝议第”王士骏

黄伟 文

黄岩双桂巷王士骏故居，位于巷口北侧，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古宅原为双台门、横三透、三天井结构，是城内现存比较完整的古建筑群。东接卢洛宅“安易庐”、南临双桂巷、西沿天长南路(原支河)、北邻黄岩区招待所(原王舟瑶“后调草堂”)。古宅坐北朝南，临巷台门额“朝议第”。

近日，笔者经过黄岩天长南路，看到2013年被列为黄岩区文保单位的王士骏故居正在全力修复当中，不禁为之庆幸。感慨之余，用粗浅的笔墨，以时间顺序梳理了他的学生生涯。



▲王士骏故居双桂楼前天井

仗义乡绅，蒙冤入狱

王士骏，清道光十八年(1838)五月初二吉时出生于宁溪横街，取字吉人。王士骏从小在父亲的严加督学下，跟从孔亦常(讳桂冬)等黄岩众多塾师学习，打下了扎实的科举学业基础。考中秀才成亲后，育有二子。父母去世后，他继承了九亩土地与一间小当铺，打算就在宁溪做个有些声望的乡绅度过一生。

年轻的王士骏正直又热心，经常主动站出来处置一些家族纷争。当时，宁溪有乡豪与沙埠岐田寨义兵作对，岐田寨义兵焚烧了乡豪的豪宅。乡豪迁怒于调解纠纷阻碍岐田寨的王士骏，认为是他从中作祟，烧了他家房屋，劫了他家当铺。王士骏到黄岩县衙、台州府申诉，但一直没有得到公正审理。

清同治三年(1864)，乡豪兄长被岐田寨义兵杀害，乡豪怀疑王士骏是幕后主使，向台州知府刘璈进言。刘璈对岐田寨起义恨之人骨，听信一面之词，未加详审就将他关入大牢。王士骏在狱中得知家中的房屋和当铺都已不在，只好断了经商的念想，开始发奋苦读，寄希望于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寻找出路。他坚持每天晚睡早起狱中读书，这种迎难而上的求学精神感动了狱卒和后任知县陈宝善。同治四年(1865)，其冤案终于得到复审，定为错案后，他被无罪释放。

苦学成才，赴闽上任

王士骏平安出狱，但他的嫡母李太宜人却因担忧他的案情而一病不起。他悲痛之余，反复思考，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于是立志考取功名，才有机会为官一方为民伸冤。他的好朋友王西垣骑尉非常器重他，长期不断资助他读书，才使他专注于学习。

同治十二年(1873)，35岁的王士骏到台州府城参加十二年一次的拔贡考试，高中榜首。次年，王士骏北上入都求学，其间与众多名士作《消夏集》，倡和往复诗篇众多，在京城名声大噪，但最后朝考未中，只得返回家乡。

王士骏深受黄岩知县孙意赏识，当孙意担任鄞县知县时聘请他为记室，帮助他校刻《求古录》《逸志斋集》，文笔精审，至今辑有《求古录礼说校勘记》存世。孙意调任东塘同知后，邀请他一起前往共事。其间，山西、河南两省连年发生灾荒，黄岩众多绅士参与赈灾，王士骏的族叔鹤轩(江若翰岳父)在当地比较有威望，他汇集不愿领赏绅士的三千奖金，用来资助他。他与同知孙意和太史朱桂卿商量后，将奖金入赏赈局使用。

清光绪六年(1880)六月，王士骏由浙江的几位上司共同举荐到福建发审局任职。上任途经闽地分水关、福鼎县、白林、福安镇、大王岭等地，他将沿途所见人文景观，作诗记录在《南征日记》中。如《分水关》：“分水岭头旧设关，浙疆尽处见桐山。南来心事知多少，第一关神引路难。”再如《福鼎县(大危城)》写道：“分水关头据上游，山居非屋水非舟。儿郎半逐潮生活，老死何曾识首丘。”

十任知县，闽域青天

王士骏到福建后，首先在发审局工作，光绪七年(1881)八月，他被任命为漳州平和知县。那时当地民风彪悍，百姓常常械斗。他上任不久，就募集壮士缉捕前犯。他按事实剖决曲直，对过错方予以惩罚，对有理方颁发公告并张贴广而告之。处理完毕，他立即打道回府，不收任何费用。因处理得当，械斗发生前就解决的纠纷占了九成左右，其余纠纷最终也都能得到解决，消除了百姓的许多无妄之灾。

王士骏高度重视司法公正。他将诉讼案件分为三等，涉及全村合族的作为第一等重要，一接到状纸立即批准开审；双方争论山林地的作为第二等重要，限期半个月判决完毕；其他的每月例行处置。任上三月，为两个死囚平反，平息了三起到京上访大案，陈年积案基本公正处理完毕。

光绪十九年(1893)冬，王士骏调任松溪知县，这时他已在福建第五个县任知县了。松溪县地处武夷山脉中间，十年九灾，经济落后。王士骏到任后设立劝耕教织所多处，带领百姓勤劳致富。松溪县城被水冲塌，他悉心谋划加以设计，历时三年修筑城墙，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竣工。时至今日，松溪县城城墙仍存1982米，城墙上仍存他题的“寅宾门”三个大字，是一处宝贵的文化遗产。



▲王士骏松溪县城城“寅宾门”碑刻

离开松溪之后，王士骏辗转福建各地，还曾出任福清知县，政绩卓著。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仙游一县就摊派到2.4万两，当时又逢旱灾，百姓无力上缴捐税，天怒人怨。福建巡抚考虑到王士骏的人望，1902年初再次任命他为仙游知县。他上书请求减免，但未获批准。当年五月，当地百姓和税局的矛盾突然激化，闽浙总督派军队镇压，许多无辜百姓受到伤害，这就是仙游历史上著名的“抗税暴乱”。为推卸责任，知府反诬王士骏处理不当。这年秋天，王士骏被免职，并充军至张家口。

从光绪六年(1880)六月开始，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福建任职23年，王士骏历任漳州平和、福安、闽县、仙游、松溪、福清等地知县十任，政绩斐然。每到一地，民众公认称他为“王青天”。王舟瑶《赠王吉人大令叙》文中称王世骏为“古循吏”。王咏霓也曾在《道西斋尺牍·与王吉人大令》中称他治闽有“青天”之谣。

谪戍豪杰，痛失故友

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士骏因事充军张家口，这次处分，对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是触及灵魂的。或许从此时起，他对自己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封建王朝产生了怀疑，认识到这个王朝已经腐朽不可救药。在被押送张家口的路上，他在日记中写道：“癸卯因事遣戍燕北，旅次有感，因题以志意。逃荒老人玺云氏书。”

充军期间，王士骏带着一批苦役选地、备料、盖房，管他人的劳保用品和薪水发放，办厂生产各类生活用品，采办织造机、印刷机等。张家口现有的织造厂、印刷厂、家具厂、玻璃厂，如果可以追溯到1904年，那么其创始人就是王士骏这批当年大清囚徒。

与此同时，当年在朝廷军机处的领班章京，俗称小军机的同乡好友王彦威一直在努力为他平反。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十三日，王彦威终于给他带来好消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兴奋地写下了《得魏兄书通知恩诏减免书》。然而，还没等到正式批文传来，五月十三日，王士骏就接到了同乡好友俞棣笙的急件称王彦威一病不起。这个消息让王士骏急得手足无措，匆匆从张家口赶到京城王彦威府邸，与众多乡人一起料理王彦威后事。

王士骏和王彦威曾在这年春天约定，一起勒马收帆，回老家安享晚年。如今王彦威与世长辞，羁于远道的孤臣“歌谁和、泣谁问，缓急谁为援手”，王士骏心中的痛又能与谁诉。

平反昭雪，课子育孙

光绪三十年(1904)，王士骏平反昭雪，光绪皇帝御批赦令，这份赦令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回家前，王士骏拜访了福州人金台书院掌教、五城学堂总教习林纾。林纾告诉他15年前从京都回到福建家乡，听当地父老乡亲传诵他治闽政绩，并从邻居高耕云那里知道他当年“断案、题捐、武士”等往事，羡慕了10年，苦不相识，终于机缘巧合相得一见，深为感动。王士骏的斐然政绩，由此可见一斑。

66岁的他终于回到了离开30多年的故乡，后来在双桂巷宅书房——“抱冬心馆”作了一首七律《正觉寺消夏》，录呈给临海葛咏赏(逸仙)，请他指正。这幅行书表达了他晚年颐养天年、诗酒怡园的心志。至今，手札仍然存世——“大千世界半尘嚣，暑暑终输佛地消。老树枝疏藤补荫，小园秋至菊生苗。主人诗思无元白，座客豪情比札侨。独有江郎才思尽，不将桃李报琼瑶。”

据黄岩第二高级中学王永清老师撰文叙述，王士骏晚年过上了“课子弄孙”的幸福生活。西方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给王士骏带来了强大的震撼，他认为只有科技才能振兴中华，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鼓励子孙学习列强的科学技术以报效祖国。在他的影响下，儿子王璉、王璉，孙子王启东、孙女王宝琳、外孙柯俊等人都曾在外国求学，学业有成。

情系桑梓，吉人天相

王士骏回到黄岩课子育孙之余，仍然心系桑梓，全力创办学校、备警禁烟、振兴实业，甚至与其他众多乡绅一起维护当地文脉。在清末民初的《王乘辰日记》中，他多次以“王士骏老伯”出现在文中。

现在的黄岩百年老校——锦江小学，1904年由喻长霖、王舟瑶、王士骏、柯述等创立。原名黄岩公学，借用文昌祠，由王士骏主持学务。

1906年，王士骏受聘清献中学堂监督，在一年多的时期内，他聘请专家和名师到校任教，增加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改革旧式教学方法，对黄岩中学影响深远。

1915年，王士骏带头聚资重修杜范墓。至今，记载《重修杜清献公墓记》碑拓仍然存在临海市博物馆。1916年，王士骏去世，享年78岁。

参考文献：王莱《桑桥文钞》、民国《黄岩县新志》、《永宁逸秀——近代黄岩乡贤书画拓古藉文献》、《王士骏日记》

(图片均由本文作者提供)

文化眼

文学，另一番乡村景

胡建新 文

在泳溪乡的支持下，天台陈舟宝先生的《鱼米奇缘》于今年5月出版发行。我收到陈先生赠送的大作，翻开书页，墨香隽永，乡情萦怀。

陈舟宝先生年过八旬。他在退休后，发挥余热，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写了天台三部曲，在《鱼米奇缘》之前，已有《打捞沉船——天台老手艺寻踪》《巧得天味——天台传统美食记忆》两本书出版。《鱼米奇缘》写的是泳溪乡的自然风物、民风民俗和人文精神，陈先生通过文字创作了一幅景色优美、充满生活气息的乡村“画卷”。

泳溪生态优美，再插上文学的翅膀，未来可期。文学的能量说小就小，说大便大。闻名文学界的《一个人的村庄》，是刘亮程30岁在乌鲁木齐打工时创作的。这部散文集让全国知道了刘亮程，知道了能让他任在书写中抵达故乡的“黄沙梁”。后来刘亮程到菜籽沟这个村庄买下一座废弃的学校，成立了木垒书院，自己搞创作，同时开展研学活动，成为闻名全国的文化品牌。刘亮程说：文学是心灵的沟通术，这是一种古老但永不过时的交流方式，作家需要建立起自己跟一个地方的心灵关系。文学能让不同种族、宗教的人们，达成理解与共识，在无须翻译的花香鸟语中，敞开心扉同样坦诚的心灵。

还有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由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改编而来。跟随电视剧的热度，新疆阿勒泰的旅游热度迅速上升，这股由诗和远方汇聚的流量也为我们发展文旅产业带来启示。

想起浙江常山县作家周华诚。半年前，我在杭州拜访过他。周华诚原为《杭州日报》记者，辞职回到老家常山县种田，发起了一个名叫“父亲的水稻田”项目。他花一年时间全程记录父亲在老家用古法种植生态水稻的过程，并邀请城市人和他一起到父亲的水稻田里体验插秧、耘田、收割。这种模式以“稻作文化”为基，为乡村发

展注入文化的养分，让父亲的水稻田从3亩发展到520亩，为村里增收数百万元。用文学之光点亮共富之路。这是艺术乡建助力共富的有力实践。如今，周华诚已把老家五联村建成一个以水稻和农耕文化为主题的村庄，中国第一所村级“稻作文化馆”建成开馆。同时，他还与周边村庄联手，建立了共富工坊。“父亲的水稻田”走出了五联村，水稻田也实现了从卖稻谷向卖体验、卖文化的转变，成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IP。

文学的核心是关于人的话题，用文学滋养心灵，让心灵回归文学，让文学回归社会。一位作家曾说，文学创作是一场从家乡出发，最终抵达故乡的漫长旅程。对作家刘亮程来说，一个村就是一本散文集，对作家周华诚来说，一个村就是“父亲的水稻田”的品牌发源地。

泳溪是徐霞客游天台山的首游地、首宿地、首餐地。“香米、香鱼、香茗”等特产有一定知名度，地理位置独特、文化底蕴深厚、自然景观美丽。泳溪乡举办丰收运动会渐树品牌，重大项目建设陆续开工上马，值得记录，值得书写。美丽如画的自然景观、百姓辛劳生活、乡村文化建设都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活水，身边原汁原味的人和事需要有人写，美好的故事需要有人讲。

那么，如何为乡村振兴插上文学的翅膀呢？笔者认为，通过机制平台、招引人才，开掘这座文学富矿，打造艺术家村落，推动艺术乡建实践，催生更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以书为媒，讲好泳溪故事，让更多的人在此读书、行走、创作。同时做好衍生产品的开发、销售，带动共同富裕，打响乡村文旅融合项目。

当然，实现这一切，需要宣传部门、文联组织的牵线搭桥，需要作家、艺术家的创造付出，更需要地方政府统筹的智慧。只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协作共赢，厚植乡村文化根脉，那么“乡愁”中自然就会有“远方”。



温岭大剧院“好戏”连连

10月27日晚，荒诞喜剧《驴得水》在温岭大剧院上演。3天前，这里刚刚上演了根据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同名小说改编的悬疑舞台剧《回廊亭杀人事件》。接下来，温岭大剧院还将有越剧《鹿鼎记》《盘夫索夫》，音乐会《琵琶即宇宙》和《梁祝：一生所爱》，舞台剧《荆楚映象》等精品演出上演。

黄晓慧 摄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摒弃传统陋习 将病毒拒之门外
公筷公勺 文明餐桌

台州市文明办 台州市创建办